

周家湾公共食堂

周运来 口述

周新全 整理

[新观察]·文库版·大饥荒档案 www.chinafamine.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(译)者及出处

我家住在法堂乡玄都村七组，小地名周家湾。

1958年快打谷子时，人民公社成立不久队里办起了公共食堂。办之前，队干部先到公社开了会，回来又开社委会，传达毛主席的指示“公共食堂好”。提出办公共食堂，叫社员们大家讨论。那阵搞大跃进，心里虽说不愿意，但嘴上还是赞成，怕说是反对“三面红旗”，挨批判、斗争。头晚开了会，第二天队干部和食堂管理员就带人把我家堂屋和另一间屋打通，通知各户把桌子板凳搬来，就成了队里的公共食堂兼会议室，把挨近我家房子的周新民家做厨房。我们家是一个大院子，到处墙壁上用石灰写上“总路线万岁！”“大跃进万岁！”“人民公社万岁！”“公共食堂万岁！”队上还派人到山上、石岩上写了很多标语。那阵上级来人检查生产，首先看标语是否写得多、写得大。写得多、写得大的地方干部就可以收到表扬。

成立公共食堂后，社员种的自留地由食堂去收，社员家的粮食、猪肉、油和咸菜坛全部交给公共食堂，社员养的猪交生产队饲养场，干部还怕社员家里吃的没交完，还要到各户去看。当时这些看来都是记了帐算了价的，到后来实际都成了糊涂账，老实人多交就贴了，少交的就拣到了，紧接着就是干部带上管理区的代购代销员收“破铜烂铁”，到各户收铁锅、鼎锅、铜罐、铜瓢等炊事用具，说是这样做了才能断社员的烟火。才能安心搞公共食堂。要是干部发现哪家房子上冒了烟，就要去检查，责问：“你煮的粮食哪里来的？肯定是偷的”，要遭到批判斗争。

公共食堂吃饭按劳动等级确定，现在我只记得煮熟了的饭的标准，每天主劳是三斤半(1.75公斤)，次劳三斤(1.5公斤)，半劳二斤六两(1.3公斤)，附劳二斤(1公斤)，没有劳力等级的老小按附劳标准吃。管理员的瓢儿就是秤。生产队的粮食全部交管理区，各公共食堂的口粮由管理区按标准拨。每人每月由粮站供应五钱(25克)菜油，逢年过节由公社按人供应二两(100克)猪肉。才办食堂时，饭煮得干，社员体质好，大家还过得去。到了1960~1961年时，只有逢年过节吃得上一顿干饭，平常都是三领稀饭，而且饭越煮越稀了，一口气可以喝完，红苕切成胡豆大小的颗颗，饭里只看到几粒米，照得起人影子，有时搭干苕叶、干萝卜叶、油菜脚叶，社员说“端起碗，看见

鬼。”原因是一些干部“冲壳子”，说亩产几千斤、上万斤，实际只有几百斤。我们队在山沟沟里，上面经常调劳力，不是修水利就是去帮公路边的队搞丰产片，剽下老弱残兵种庄稼，当时又只准种大田大地，二、三台地丢荒，说是“少种、高产、多收”，所以除了征购、种子外，社员口粮就不多了，再加上干部多吃多占，社员吃到口的粮就更少了，于是只能靠喝那种“鬼稀饭”来活命。1960年。我添了个孙女，跑到管理区去称产妇补助的口粮，结果只称了二十斤(15公斤)筛筛下面的泥巴碎米花花，我说添个人还不如牛下个崽，一条牛崽国家供应五十斤(25公斤)大米，管理区干部把我这话告到公社书记那里，还准备开我的辩论斗争会哩。

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吃得孬，活路又重，好些人得了水肿病，管理区在冯家大院子办病房，公社在陈家湾办病房。专门收住严重的水肿病人。我们队先后在公社、管理区病房的有十二人。我同我小女两个地方都住过。病房由公社、管理区派医生给病人吃消水肿的中草药，主要是补助营养，由管理区按人按天增供半斤(0.25公斤)大米，由公社每月供应半斤(0.25公斤)猪肉、菜油和米皮糕。我们队当时十八户，一百零三个人，办食堂的两年多害水肿病死了十人，害急性脑膜炎死三人。我大哥周运楷全家十四人，害水肿病死五人。我二哥周运洪，食堂刚下放，到石桠粮点去买粮，等排队站拢人就晕倒了，找人带信给他儿子，他儿子把他背回家，只说了句：“要喝口米汤”，一会儿就断了气。

小锅小灶，好柴孬柴都可以烧，公共食堂烧毛毛柴不得行，要烧木柴，先拆社员的猪圈烧，后拆三户吊脚户的房子烧(吊脚户由队安排住在大院子)，这些烧完了就到坡上去砍树，加上搞烟薰肥也砍，山上的树几年砍光了，到现在都没复起原。未办食堂前，社员养猪五、六十头，队里办饲养场只养五、六头猪，我大哥当时就是饲养员，没得粮食只喂猪草，一条猪一两年都喂不肥，皮子有筷子头厚，猪背一弓起，脑壳和尾巴拖地，社员说猪成了六条腿。我二哥说生产队喂的猪还不如以往一户人喂的猪多，还受过批判。

1961年农历二月间，解散公共食堂，对社员的房屋、猪圈作了赔退，划了自留地，供应了口粮，我们才逐步度过难关。有的说，要是再办几年公共食堂，不晓得还要死多少人。

(完)

《营山文史资料选集》(政协四川省营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, 1989年9月)

第174-176页